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八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章

謄錄監生臣周元濬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

人部五十六 諫 謗諫 不諫附 對見 對問

諫四

原

開說 魏志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衛覬上疏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

違不忘諫 左傳取郜大鼎於宋臧哀伯諫云云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不惡切諫 漢書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覯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詢于芻蕘 詩

詢茲黃髮 書

師氏詔王 周禮師氏掌以

媺詒王注告王以善道也媺古美字

小人之箴 書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增假辭色 唐書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

爭枉直 又徐有功遷秋官郎中時周興來俊臣以周內窮詆相高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所全活甚衆

善愧人 漢書龔遂字少卿忠厚剛毅有大節為昌邑郎中令王動作不正內諫爭

面于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

稱過 後漢書爰延字季平性質直遷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過敬聞闕矣

務存大體 言行錄宋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在言路知無不言然

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

不喜彈劾 獻徵録明陳司寇壽初在諫垣時論時政指陳得失無所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

曲致忠懇 宋史壽王不豫起居舍人彭龜年連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漬甃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事何大於過宮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

未嘗緘默 元史庫庫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開諫諍之門 金史世宗嘗召問伊喇履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謨忠讜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

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

用已試之人 獻徵錄明弘治初儲瓘請名謫降主事張吉王純等五人曰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封自作草 後漢書第五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諸子諫止輒叱之每上封自作草不復示掾吏

封章無闕日 唐書敬宗時李渤為諫議大夫時政移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封章無闕日天子雖幼昏亦感悟

回天之力 又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

求言之詔 經濟類編宋陳瓘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切慮者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忠於徇國意欲有言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密貢封事則有強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則黃耇之言或不樂告願因側身懼變之時明示憲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謀來助初政

諫官得隨入閤 唐書

太宗嘗謂王珪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乂安朕雖不德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太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聽收采芻言臣敢竭狂瞽萬分之一帝悅乃詔諫官得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閤

諫官入奏朝請

宋史慶歷三年田況言諫諍之臣不得入奏朝請臣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內朝

中外以言為諱

唐書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王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莩相望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

閣中奏事久廢

又務宗立不恤國事鄭覃與崔鄲等廷對進諫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因詔覃曰閤中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閤中奏事久廢至是士相慶

直至御前 元史特們德爾奏比詔内外直言得失令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閱視乃入奏仁宗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

不由門下 事文類聚宋王巖叟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

疏辭密封 唐書德宗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委曲防護是即心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不進揭帖 明史紀事孝宗嘗召劉大夏於便殿諭之曰事有不可每

欲名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令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啟朕大夏對曰不敢上問何也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

頗厭其數 宋史魯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

諫行足矣 事文類聚韓忠獻為右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

嘉王酒悲 五代史蜀王衍年少荒淫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嘗以九日宴宣華院嘉王宗壽以社稷為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嘲謔之坐上喧然衍不能省也

希憲木強 元史廉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公昔事朕王府多所

容受令為天子臣乃爾木強邪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

前後章十九上宋史仁宗時范鎮請建儲前後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　奏

疏數十萬言又真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　六月二十餘奏又魏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　半

歲一百八疏又建中靖國間給事中任伯雨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　誠結

主知元史竇默嘗與劉秉忠劉肅商挺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鶻帝怒侍臣或從傍大言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劉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　諫

或不入又虞集每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必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告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

四鐵御史獻徵録明世宗時焉恩為御史時汪鋐以上寵勢張甚性愎而險阿諛時相會彗星見遂極論汪大夫為腹心彗并及二相上恚甚逮下詔獄律斬時汪驟遷太宰尋當論決例會審南闕門汪太宰時秉筆故令校卒持公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公叱曰若安能死我即重我不過磔若又安能磔我太宰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君人人得誅之何但叱為太宰怒甚推案下欲拳公公應之聲益厲觀者咸嘖嘖稱歎曰是御史始者以其膝鐵也其辯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公為四鐵御史上所使詗事者密以聞上為動容減死戍雷州

兩繫詔獄又楊爵為御史嘉靖間上封事大約謂天下大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

者五一則輔政者設郭翊國畆為巨蠹二則涑餕之民閭不憂恤而為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道流出入禁内五則挫折諫臣上震怒逮北鎮撫司推究考掠備至部郎周天佐御史浦鋐以申救箠繫獄中爵禁五年上虔修萬靈明庭之儀祝釐得仙箕釋此三人者遂與周怡劉魁同釋隨復逮之三人又繫三年始得釋

謗諫 附

原設木 防川 通鑑前編堯設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惡訕 賞謗 論語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國策齊威王下令

曰有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相彼君子猶惡稱人之惡 劉

伊忠臣豈宜揚主之過 並白帖

增如石投水 唐書李綱為太子少保太子建成昵近小人綱屢諫不聽乞歸帝曰卿向者為潘仁長史乃恥為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臣諫之輒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石投水于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臺辱東朝乎帝改容謝之

有益於國 又吳兢言古者設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言路

狂夫之言 又中年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太宗怒謂房元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

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太宗乃賜絹二十匹隨拜監察御史

除妖謗法魏志文帝踐祚以高柔為治書侍御史時人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請除妖謗賞告之法帝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

何廷折我唐書柳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恪罪當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名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帝乃解

訕謗削籍獻徵錄明嘉靖時程文德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撰元文文德素講理學所撰不稱旨調南京工部侍郎文德疏辭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益怒以為訕謗命削籍

不諫附

原陷主　棄君　漢書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左傳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君生則縱其欲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何臣之為

增責以不諫　求之不言　唐書太宗時杜淹言郢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在隋為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讜言謝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既以君不足諫尚何仕食隋粟忘隋事忠乎帝又笑問曰卿在隋不諫宜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愎諫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免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未答曰願無隱　宋史仁宗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原寧

違忤以納善　豈順從而忘危並白帖　事上以忠則宜身許　陷君於惡何用臣為　苟賴其榮是為尸利禮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陳忠讜不匡其失宜及墨刑書臣下不匡其刑墨　之言猶聞有賞　廢獻替之義安得無辜　君子立誠猶不成人之惡　忠臣勵節豈可從君之昏　增大臣重禄而不極諫　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並經濟類編　甘心立仗之馬　喑口朝陽之鳳唐書李林甫謂諫官曰公等不見立仗馬乎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斥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　下見諫三　原禍受其咎左傳

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淫以生疾主不能禦天命不佑

增猶踵弊風唐書高祖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因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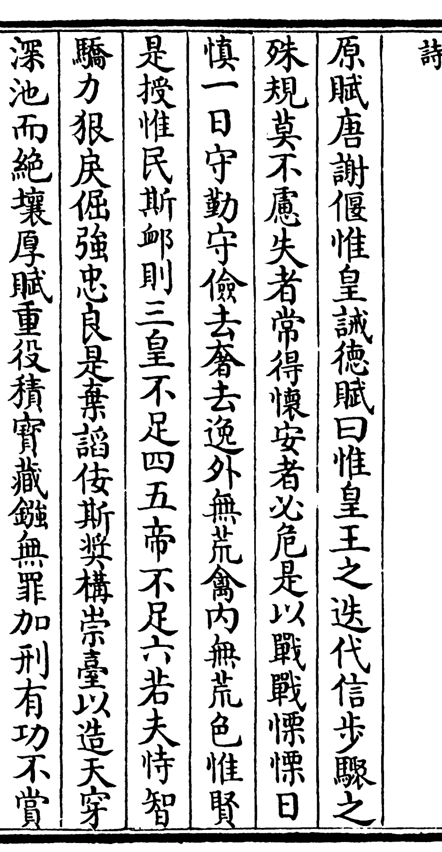
豈獨無事又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絶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彌縫其間元史鄂爾根薩里與僧格同視事及僧格敗帝問僧格為政如此卿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陛下方信任之彼所忌獨臣臣言抱柴救火不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家大本而已帝然之

諫五

增詩宋石介慶歷聖德詩曰於惟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汝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為予司諫正予門闑為予京兆堲予讒說予晚得弼予心弼悅以道輔予弼言深切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廑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

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躑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人渾朴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轗轗言論磥砢忠誠特達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時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杜衍代介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此



詩

原賦唐謝偃惟皇誡德賦曰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殊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勤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内無荒色惟賢是授惟民斯卹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若夫恃智驕力狠戾倔強忠良是棄諂佞斯奬構崇臺以造天穿深池而絶壤厚賦重役積實藏鏹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

原表魏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岨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尅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失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天時難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歸塗不通道路沮洳東有待釁之呉西有伺

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凉參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内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植種可以圖逺難以應卒也臣以為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歛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卹邦畿之内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為陛下不取也　齊竟陵王蕭子良上讜言表

曰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闈衢室爰啟南風之頌流莫非降道爝煇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席昌屬歷朝臨冬曖海鏡春亭選議鈎俗覩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謇諤績宣王文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纖之美方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曾宇雕墉商貨浮侈田萊蕪替棫樸爽流標梅失序兎民覩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

闕興規衮㞕能補則𡒄詠無遠輮樂可追　增唐魏徵論太宗十漸疏曰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何以言之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此其漸不克終一也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已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雖

憂人之言不絶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此其漸不克終三也陛下貞觀之初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此其漸不克終四也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返朴還淳今則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翫之作無時不至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若

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不省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踈干求者日進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此其漸不克終七也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

顔色不接欲請則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此其漸不克終八也頃年以來微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此樂將極也遠勞士馬閗罪遐裔此志將滿也此其漸不克終九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内戸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戸逃亡一人怨苦頃年以來疲

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和市之物不絶於鄉閭遞送之歩不絶於道路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

陸贄對德宗問當今切務疏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

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直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不通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昔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

輔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

元稹獻事表曰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啟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親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疎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紊預籌畫此亂之萌也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諫於上文皇帝

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者唯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曽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為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三四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忠言以揚宣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安全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不惡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

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巳之事微思為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陛下即位以來幾周歲矣百辟卿士至於天下四方之人曽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曽未聞雪一寃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燭之意者臣竊惟陛下以受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廌

至獻可替否者曰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臣因循竊位之罪乎 宋蔡襄增置諫官疏曰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萬口相慶臣切思任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當陛下奬拔之知必思所以報效然邪人惡之必有御禁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臣請為陛

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逺權利敦潔行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賢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死且不避安得好進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效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

義雖死於是官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名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容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恥愧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

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也　程頤輔養君德疏曰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　李綱請高宗還都疏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

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内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哉　明王恕請名見大臣疏曰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大臣賢否或得之毁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詳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其專對

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王守仁救建言諸臣疏曰戴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為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逮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絶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然莫敢為陛下訟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罪銑者罪之耳臣恐自兹

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況今
天時凍沍萬一遣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
所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然後追咎左右莫有
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供舊職擴大
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豈不休哉時戴銑等以攻劉瑾逮繫
馮恩辨敢言非邪徒疏曰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
為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説者陰詆之耳令天下
士風日敝以緘默為老成以順從為平易以特立為矯

激有所建白咸指為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謫不惟父母妻子恐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絶跡往來以避權臣之怒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乎陛下服歴大位九年於今矣以為治邪亂邪安邪危邪近畿輔關陜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孑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致殺長官矣地震星孛産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為孽置郵不絶書靈臺不絶奏陛下了不之䘏而沾沾焉以為治安

今日須手詔明日降勑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願速開言路以堯舜之用元凱為勉而以唐宋之徇林甫安石為戒

原書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産于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

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産一焉而陛下悦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翫好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廐也所以飾後宫充下陳娛心意悦耳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諸侯也　漢鄒陽上書諫呉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臣歴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呉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悦大王之義故

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言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知也諂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幸矣 枚乘上書諫吳王曰得全者

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户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人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跡愈多影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

必過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逄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

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葢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于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葢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是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著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吉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為福　增唐杜牧與人論諫書曰某疎愚放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每見

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鬬是非一決怒氣耳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

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
宋歐陽修與髙司諫若訥書曰前者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説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禀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

亦不能以責人之必能令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毁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

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藝祖皇帝平定四方藩鎮拱手以趨約束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故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

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

又曰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恭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際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

原序梁元帝忠臣傳諫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冐雷霆犯顏色投鼎鑊加刀鋸而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百姓之後王化漸頹欽若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巳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扆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剞斮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

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不忍見霜露麋鹿棲於宫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焦爛於危年甘滅亡於昔日冀桐宫有返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絶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嗚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　增明歸有光送周給事興叔序曰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為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為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

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令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嘗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為令江南入為給事中時宰慕其名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即引疾以去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新天子即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興叔宜以時起以覿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卧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名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

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興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興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嘗訪興叔於西湖故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跡所不至臨安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令興叔之出真能自重不茍然者給事中為諫諍之臣天子既嘉獎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輒行蓋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

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令天子承統繼阼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興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其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何足以賛興叔之行而樂興叔之道行也因為序之云

原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怪

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恱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毁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

以樂而忘死矣　增宋蘇洵諫論曰古者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

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甞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

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户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劔太息范睢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

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寛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横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逄比干不獲稱良

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蘓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對見一

原殿坐　庭詰　魏志鍾繇字元常有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上殿就坐自是三公有疾以為故事　漢書公孫宏嘗與公卿議至上前更背之汲黯庭詰宏曰齊人多詐始與臣等議而今背之

衣褐見　被酒伏　漢書虞將軍與婁敬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　後漢書劉寬字文饒每引見講經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曰臣不敢醉但任

大責重憂心如醉也　贊引　盤辟魏書游楚為隴西太守以功封侯引上殿不知儀式侍臣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不覺大應諾帝大笑漢書何武舉方正名見盤辟雅拜有司劾失舉

晝接　旰食易晝日三接　漢書張湯每朝奏事天子日旰食丞相充位而已事皆決於湯

敷奏　延訪書敷奏以言　通鑑前編成王延訪羣臣

守於上前　讀於上前漢書夏侯勝質朴守正簡易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以是親信之　班斿以選進讀羣書於上前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

上前背議　御前面折上詳前　後漢書馬武字子張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長短帝故縱之以為樂

陛下善言　天子休命漢書夏侯勝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故揚之堯言布於天

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之也　下見書

增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字灝然隱嵩山開元初徵至京謁見不拜宰相遣舍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　獻徵録明洪武初刑部尚書錢唐一日召講虞書升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賢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

上簾　納陛　唐書張嘉貞武后時召見内殿以簾自障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偘偘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令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　宋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呂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阤稍峻特令為端納陛

設座　臨軒　金史世宗時尚書令張浩以疾在告宣諭浩力疾入對即詔毋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咨諏然後進對　唐書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姚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

以送他相莫如也

殊禮　密語　唐書裴度由東都留守召入朝及陛見陳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舊儀閤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喏帝以度勳德故待以殊禮　獻徵錄明孝宗時劉忠宣大夏為兵部尚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用每朝罷傳大夏循御陛而上面與商確時事雖公輔貴近有不預聞者嘗召對自旦至午憊不能行命司禮監太監李榮扶掖而出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羡蓋紀實也

晚坐　夕對　宋史王曾為翰林學士真宗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為慢也其見尊禮如此　又神宗召鄭膺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

扶醉　送歸　元史謝讓為刑部尚書仁宗即位以讓先朝舊

臣加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巵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 宋史晁迥字明遠太宗時為翰林學士進承旨嘗夜召對令內侍持燭送歸院

停轉對 廢坐論

五代史漢乾祐中令常參官轉對陶穀上言曰五日上章曾非舊制百官敘對且異昌言徒瀆天聰無益時政欲乞停轉對在朝羣臣有所聞見即許不時詣閤閤奏從之 宋史凡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遵此制及宋太祖即位宰相范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始廢坐論之禮

賜對 請對

唐書李絳為中書舍人所言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言臣飽食不言自為計得矣顧聖治何有詔明日對三殿 元和中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巳旰帝令他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帝怒其輕肆 開廣言

路

歷陳時政宋史賈黯字直孺備位諫官果於言事奏諫官御史跡既疎遠未嘗預聞時政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從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黯論以為令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不許　獻徵錄明孝宗初召王恕為吏部尚書恕至京庶吉士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尚且公宜先請見君即時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更無可見時矣恕善其言

立紫宸　對延英韓愈元和聖德詩序曰與羣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　唐書苗晉卿拜侍中病蹇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為御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

對見二

原長者之言 後漢書詔問光祿勲劉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此昆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

書思對命 禮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天威 左傳天威不違顏咫尺

進止有常 漢書霍光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

揚于王庭 易

不可書傳 史記王稽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

增汗衣 唐書李絳為相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

獨員上殿 宋史徽宗崇寧元年詔六曹尚書有事奏陳許獨員上殿

朝紳動色 獻徵錄明世宗嗣位以廷薦敕召致仕都御史林俊屢辭不允且趣其來及入

京陛見上注視久之朝紳皆動色相慶

名對不名　元史成宗即位語諤爾根薩里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雖召不至今乃知卿真得大體自是名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

閣中咨訪　又揭傒斯為奎章閣授經郎以教勳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

對十一刻　唐書文宗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

對五六刻　又韋渠牟為諫議大夫每延英奏對雖大臣率下二三刻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

對問一

原

削藁　據經　蜀志孟光字子夏習漢制上有所問輒據經而對不希旨苟合或不從不強爭時有所言輒削藁草　譙周字允南雖不預事以儒行見禮待訪大議輒據經以對

增

詳雅

明白　宋史陳若拙字敏之幼嗜學父思讓嘗令持書詣晉邸太宗嘉其應對詳雅將縻以軍職固辭　石保興守信子也太祖嘗名功臣子弟詢以時事保興年最少應對明白太祖奇之

慷慨　清亮　唐書武后時陳子昂以上書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　金史宗憲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進止恂雅上召至前令誦所習語音清亮善應對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帥宗翰弟也上嗟歎久之

應答如響　奏對如流　人物志梁徐摛字士秀嘗召問經義諸史應荅如響　獻徵錄明呂震自成祖時為禮部尚書歷仕仁宗宣宗震聰明絕人每奏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更進迭奏震兼三部尚書奏牘愈多皆自專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一覽之後奏對如流未嘗有誤

小冊籌兵　寸紙訪事　宋史李迪召對龍圖閣命草詔

時喻厮囉叛曹瑋在秦州請益兵迪請以關右兵分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册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黄門取紙筆具疏其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　真宗每以事訪晏殊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稾封上帝重其慎密　朝

笏記事　漆簡荅問人物志唐義問從曽孝寛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歴舉以問應析如流　明史紀事太祖徽秦從龍居之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每以筆書漆簡問荅甚密左右無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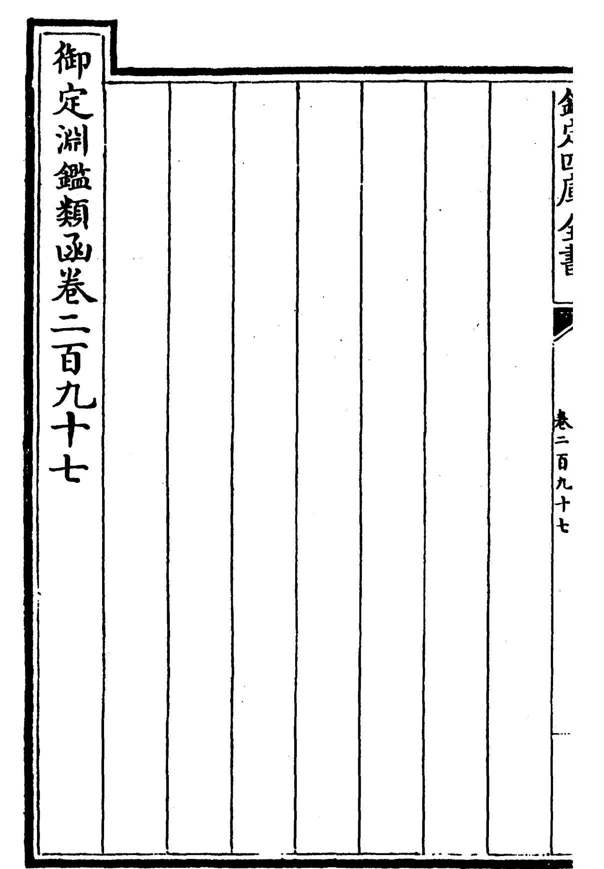
不復獨對　不得獨對唐書蔣伸改兵部侍郎宣宗雅信愛之每見必咨以天下得失一日伸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喻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宋史理宗時牟子才以國史院編修權禮部郎官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説書一員宰相懼子才言

已并晚講於早自是不得獨對矣

上陳　下問并白帖

對問二

原咨訪吳志闞澤字德潤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　清問書　增明敏人物志宋梁顥每進對詞辨明敏　夙具獻徵録明世宗朝梁材為戸部尚書永嘉張孚敬新貴用事嘗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其處糧草當辨則應曰諾其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黜黜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梁果若是辨耶　失次唐書喬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琳年高且瞶每進對失次所言不厭帝旨　祈恩宋史劉隨上言比年廢官僥倖請託或對見之際涕泗祈恩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人部五十七 說 辯附

說一

增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鬼谷子捭闔篇曰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　又揣篇曰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

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得隱其情　韓非說難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又曰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

下有逆鱗徑尺人有攖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攖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漢書藝文志曰從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晉陸機文賦曰說煒曄而譎誑

說二

原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悅與鄭人盟　又曰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威

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　又曰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饗魯昭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

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禦備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大王之計有失也　又曰秦惠王以女為燕太子婦燕文公卒齊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仰而弔

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壻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為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曰然則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辭以謝之秦知王以巳之故歸燕地必德王燕無故得十城燕亦德王是王棄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歸燕城　又曰齊王謂趙使者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兩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

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羞之慊於口未嘗不分與馬衣裘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令受大王之嚴令以報敝邑之君不敢弗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　又曰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髠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髠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

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為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為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惠王曰善乃止　又曰昭陽為楚伐魏移兵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

巵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
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
能為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故無足子
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令公攻魏
殺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
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
偃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
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

諾乃見魏王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事人衛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蘇秦為趙合從説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披堅甲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乃欲事秦為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兹効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

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韓王勃然作色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　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人為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史記曰李斯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埽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怠而弗急就諸侯

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弗能并也秦王聽其計

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

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責殺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令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

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齊王乃聽酈生　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黄外黄不下數月乃降羽悉令男子十四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刼外黄外黄恐故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　又曰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為燕軍所獲燕留之欲與分地趙有厮養卒乃走燕壁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

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乃歸趙王　史記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

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也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東觀漢記曰隗囂聘平陵方望為軍師望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　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嚮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

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囂然其計　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

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為天子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往往羣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紹伍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

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為然　又曰曹公軍至新野傅巽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强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豫州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凶之道也願將軍勿疑　增江表傳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俊才謂可游說動也九江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

遣幹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説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閒别隔故來叙闊而云説客無乃逆詐乎瑜延幹入為設酒食與幹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既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守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在吾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稱瑜雅量非言辭所閒中州之

士亦以此多之　原漢晉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知其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髙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劒而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汎舟絶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為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增晉中興書曰蘇峻反

溫嶠推陶侃為盟主侃西歸嶠說侃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民肝腦塗地是嶠與公等致命之秋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然身雖灰滅足以謝責於先帝今日之事義無旋踵騎虎之勢可得下乎公若違衆獨反衆心必沮沮衆以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　宋書曰元凶搆逆王僧達迴惑不知所從有客說之曰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旁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　隋書曰李密亡命時東郡賊

翟讓聚黨千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廵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輿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為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　唐書曰李勣初事李密時河南山東大饑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得勝兵至二十萬　通

鑑紀事曰柴孝和説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但彼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乎　唐書曰張柬之將誅二張以李多祚素感慨可激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曰將軍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

恩乎多詐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東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東宫乃大帝子而嬖豎擅朝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荅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　又曰王琚補諸暨縣主簿過謝東宫至廷中徐行髙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殺逆天下動揺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為其

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為殿下寒心太子命坐
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
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説劉幽求郭元振等
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
琚曰臣善丹砂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

通鑑紀事曰范陽節度使朱滔討李惟岳於莫州張
孝忠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説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
拒朝命令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

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奉表詣闕　又曰兵馬使王武俊為左右所搆惟岳疑之既出恒州謂衛常寧曰武俊令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為朱滔所滅令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為衆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為福如反掌耳事茍不捷

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然遂引兵還襲惟岳殺之傳首京師　又曰朱滔反諆益甚涿州刺史劉怦其母滔之姑也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為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忠　又曰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

李惟岳負恩為逆謂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雄復欲以巧詞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　唐書曰王武俊與朱滔連兵李抱真患之乃使客賈林詐降武俊以說之林既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令諸君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反不得自新邪大夫親斷

逆首而宰相闇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為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也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乃定計通好抱真而約馬燧盟　通鑑紀事曰朱滔攻貝州賈林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

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恱從之　五代史曰梁太祖自將伐趙焚其南關王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

先出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與鎔和　又曰後唐莊宗伐梁軍朝城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勸王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

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以為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郭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

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即日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　宋史紀事曰宋太祖受禪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起兵從事閭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鋭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　又曰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

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安將逃乎帝以為然　又曰富弼使契丹言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也　又曰常安民發蔡京之奸復論章惇顚國植黨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安民正色曰爾乃為時相游說耶　元史曰穆呼哩伐金郭寳玉降引見太

祖問取中原之策實王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番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從之又曰史天倪從穆呼哩略地言於穆呼哩曰金棄幽燕遷都於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穆呼哩善之　又曰世祖以諸王開邸金蓮川連兵於宋郝經獻議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内小民凋敝於外經

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從張巴圖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議論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　又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巴圖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

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　又曰世祖渡江取鄂州憲宗訃音至廉希憲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天下收名才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　元史紀事曰僧格為政遣使者分行天下理算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於是集賢學士趙孟頫因鄂勒歡薩

里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僧格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邪僧格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又曰孟頫謂奉御徹爾曰上論賈似道悞國責留夢炎不言今僧格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疎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理義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

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時帝畋瀔北徹爾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僧格無戕正為國家計耳帝大悟遂按僧格誅之籍其家　明史紀事曰太祖初從郭子興起兵時彭早住趙均用御下無道太祖略定遠軍聲大振未幾早住與均用爭權早住鬬死均用部曲益狼戾欲併殺子興太祖憂之使人説均用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

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踞其土公欲害之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别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止　又曰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張士誠屢敗計無所出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廹欲説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説士誠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歸於漢髙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髙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乗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

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苦心勞志收名豪傑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兒舞女日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故遂至今日士誠喟然歎曰

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甲兵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令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令獨持此尺寸誓以死拒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

歸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户侯況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邪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沈慮良久卒狐疑莫能決也　又曰燕王攻濟南鐵鉉與參軍高巍悉力捍禦久不下燕王撤圍還北平鉉乘勝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宋參軍訧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

守者實多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不能用

又曰武宗時劉瑾紊亂朝政寘鐇之反以誅瑾為名起都御史楊一清命偕太監張永討之一清一日歎息謂

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内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今其羽翼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公班師入京請上間語寧㝠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㝠鐇偽檄并述瑾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内愁怨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曁公三人耳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

報主乎　又曰世宗時姚鏌討田州岑猛歸順知州岑璋為猛婦翁鏌慮其黨猛名指揮沈希儀閤計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名臣令説之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説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為世讎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令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為好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曰久不見故

人令肯念我來邪臣默然佯為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慼故人厚意久契闊故迂道來何嗔也須臾復歎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鄰壤有所控訴將逮勘邪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内跪叩之臣潸然淚下璋亦泣曰璋即死耳君何祕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言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撫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

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即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猛取我女餅視之吾何暱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心如是盍自列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舍亟遣人馳詣希儀所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效希儀遂陽使追臣反以其事白鏌鏌喜乃不備璋璋卒誘猛擒之

說三

原賜辟　佩印　史記虞卿遊說士也躡屩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命為上卿　犀首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抵掌　掉舌　國策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天下莫之抗　漢書酈食其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長短縱橫　煒曄譎誑　漢書主父偃學縱橫長短之術　陸機文賦詳前

緩頰　甘辭　漢書漢王謂酈食其曰為我緩頰說魏王豹　莊子盜跖篇孔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

矯尾厲角

破橫散從　鬼谷子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矯尾厲角含吐縱橫張儀不如蘇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　白帖蘇秦張儀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

增避所匿　知所長　韓非說難凡事以密成亦以泄禍未必其身泄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鬼谷子介蟲之捍必以甲

而後動螫蟲之動必先螫毒故禽獸知所長而談者不知用也注蟲以甲自覆障而言說者不知其長

決是非　察愛憎鬼谷謀慮篇乃立三儀曰上中下參以立焉變生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儀儀生說說生進注會同異曰儀決是非曰說　說難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

和若比目　伺若聲響鬼谷子其和也若比目魚其伺言也若聲與響注和荅問也申叙其解如比目魚相須而行候察言詞往來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談說之術　揣摩之工說苑孫卿曰夫談說之術端盛以處之堅強以持之鬼谷子摩者揣之也注摩不失其情故能建功

口舌得官　口舌存國漢書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不可擊也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令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　五代史太祖出師南征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

欲以口舌馳説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弟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於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徐名之升使畢其説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説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

迎謁太子　説解諸王

唐書玄宗西行皇太子按軍平凉未知所適杜鴻漸與崔漪至白草頓迎謁説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主命縱為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賊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

元史世祖時納新叛諸王納延等皆應之帝問阿實克布哈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説納延曰大王聞納新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納新已遣

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納新外應今納新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延悦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

說懷光　詣劉瑾

唐書李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李景畧說懷光請復宮闕迎大駕懷光不從景畧出軍門慟哭曰誰知此軍一日陷於不義　明史紀事李夢陽忤劉瑾下獄將置之死時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至是夢陽以片紙書數字曰對山救我海許之遂詣瑾瑾大喜延之上座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即當為先生役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而公曾不為之援奈何欲為白脫靴哉瑾曰當為先生圖之夢陽由是得釋

辯士　說客

史記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弗聽復使侯公往說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以東者為楚項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漢王乃封公為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也　明史紀事燕王兵渡江建文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往以割地講和為辭燕王曰公等說客耶始吾未有舉動輒加之大罪削為庶人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令割地何名皇考裂土分封　否臧於人　利害於已並白帖　巡其吾故有地矣

邦國　建以功名　韓信伏誅不取蒯通之說　黥布受戮無收朱建之謀漢書韓信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　朱建為黥布相布欲反時建諫止之漢既誅布聞建諫之賜建號平原君

說四

原談笑却秦　左思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　增因來往　呂氏春秋善説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　操兩可　列子鄧析操兩可之説設無窮之辭　義旗回指　陶侃事詳前　陳説大義　唐書柏耆素有志畧學縱横之言會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耆於蔡州行營以畫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拾遺既見承宗陳説大義承宗泣下請質二子獻兩郡者由是知名　學術不純　元史世祖嘗與姚樞論天下人材及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説干諸侯他日必及禍　束緼乞火　漢書曹參相齊請蒯通為客或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補過顯賢進能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

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汝安行今令而家追汝矣即東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

風颺電激 班固荅賓戲游說之徒風颺電激

辯一 附

原害義 服口 家語小辯害義小言破道 莊子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離合 堅白 魯連子齊有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離堅白合異同一日伏千人魯仲連謂巴曰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巴乃終身不談 史記趙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

折角 解環 漢書少府五鹿充宗為梁丘易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有薦朱雲者召

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文子解連環之辟莊子連環可解也

巵言 **美言** 莊子巵言日出和以天倪 老子美言可以市

說楚 **絕秦** 聲子說楚呂相絕秦並詳左傳 **陳說利害** **議論名節** 家語子貢曰願齊楚合戰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利害使二國釋患唯賜能之子曰辯哉 漢書婁護為人短小精辯議論常依名節聽之者竦然長安號曰婁君卿唇舌

陸賈宏辯 **伊籍應聲** 上詳漢書 蜀志伊籍使吳入拜孫權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應聲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增

三端 **三妙** 韓詩外傳鳥之美羽勾喙者鳥共畏之人之利口巧辯者人共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辯士舌端武士鋒端 吳錄吳興沈友字子正善屬文有口辯衆咸言其筆之妙刀之妙舌之妙

皆絶於人也

彫萬物

鷙四筵莊子古之王天下者智雖絡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説也杜詩高談雄辯鷙四筵

沛公輟洗

張昭盡爵漢書酈食其入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食其入長揖不拜曰欲助秦攻諸侯乎將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奚云助秦邪食其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輟洗起坐延食其坐謝之吳志孫權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前先有酒色不肯復飲曰此非養老之禮權曰卿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此恪難昭曰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昭卒無詞遂為盡爵

游揚其名

屢奪其説漢書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與貴人趙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歸欲得書

謁布賓長君曰季將軍不諾足下足下無往固請遂行使人先發書布大怒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拒僕之深也布大悦引入為上客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唐書國子祭酒徐孝克講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陸元朗申荅屢奪其説舉坐咨賞

談辯鋒生　荅問鋒生

五代史後唐孫晟奔於吴是時李昪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昪尤愛之引與計議　唐書韋渠牟為四門博士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荅問鋒生帝聽之意動

辯詐無窮　辯論不屈

唐書呂用之薦諸葛殷於高駢紿曰上帝以公

為人臣隱機事曠廢使神人來備羽翼明日殷以褐衣見辯詐無窮騈大驚號葛將軍 元史僧格當國董文用以舊臣任中丞獨不附之乃摭拾臺事百端日與辯論不為屈

辭韻如流 對荅如流

南史周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賓友晤語辭韻如流與張融相遇輒以元言相滯彌日不解 梁書簡文在東宮名儒談論又嘗置宴集元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袞時騁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荅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辭簡意明 遽言亟辯

元史哈圖克特穆尒字漢卿以軍事入奏數陳辯白有指趣世祖大悅曰辭簡意明令人樂於聽受昔以其凡阿里警敏捷給令侍左右斯人顧不勝邪 唐書權德輿善辯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李吉甫再秉政帝又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於求治事無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

興至帝前遽言亟辯德

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　逢占射覆　擘肌分理東方

朔傳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　張衡西京賦游說

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

騁白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桓譚新論公孫龍為

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形非色也　王褒有碧雞頌

原蘇秦陳六雄之利害以拒秦　子貢變五國之興衰以存魯上詳

史記

家語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河注　泉湧　喋

喋利口　截截諞言　彈射臧否　商搉得失　言惟

可矣　利亦溥哉　未可擇辭　所宜從志　雖子貢

之言億則屢中 而老聃之戒多言數窮

辯二 附

原一日伏千人 詳辯一

增飛言 韓詩外傳辯言巧辭善毀譽者曰飛言之士

智囊 漢書鼂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口諧辭給 東方朔傳自公卿在位朔皆傲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

懸河 世說郭象口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一佛出世 宋史南唐李煜酷信浮屠法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都下僧及萬人太祖聞其惑乃選少年有才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

求至當 元史揭傒斯修遼金宋三史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辯論以求得於至當而後止

無可攻 隋書

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辛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謝曰彥之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變詐鋒出 東方朔傳郭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往復論辨 元史順帝時巴延專恣以弟之子托克托宿衛偵帝起居托克托懼禍一日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左右獨沙克嘉巴勒阿嚕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托克托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知其心靡他遂聞於帝帝始信之無疑

聰敏辯給 金史阿里罕為人聰敏辯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末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色格同修本朝譜牒或積年舊事人有遺忘輒一一辯析言之世祖嘗稱其強記人不及也

說五

原書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鈎簒也遺公子糾而不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弗臣使管仲終窘抑而不見窮年没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而管仲棄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使桓公為五伯首名髙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為魯

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沬計不顧後即不免為敗軍禽將去三北之耻以一劒之任刼桓公於壇上顔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絶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　漢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

結軌還轅東向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兹而功不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者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懷生之

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而東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號泣内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方將增泰山之封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於是諸大夫喟然

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聞也　朱浮與彭寵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闚影何施眥目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鵰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退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　馮衍說鮑永曰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固以去亡新就聖漢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然而諸將鹵掠逆倫絕理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

軍之政存撫并州之民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舉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在於珪辟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閒之兵久即力屈民愁即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

乎　魏阮瑀為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縁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絶王命明棄碩交不能逺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帝設爵以延田横世祖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徳音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

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若能内取子布外擊劉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者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髙位重爵坦然可觀　晉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曰吳之先主起自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逃迹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於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倡和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

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晉王輔相帝室
文武桓桓獨見之鑒與衆絶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
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罙入
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界成都自潰曜兵劍
閣姜維面縛開地五千裂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
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
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强
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

造舟檝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禀雄姿勇略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捲兗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為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為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

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知其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殄滅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黄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劉聰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為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

若晨霜秋露雰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没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為民主不亦難乎　桓元與劉牢之書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惟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勲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為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聍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宋謝莊為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顗書曰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二曜

匡拯家國提濟蒼生若不南面子民將使神器何主當
誓衆奮戈翦此朝食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
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　梁簡文帝與魏東荆州刺
史李志書曰卿門世英業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
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今王師外埽天鉞四臨海蕩
電飛雲蒸雨合所摧所尅是卿之具聞也且偽國沸騰
四方幅裂主虐臣姦牝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
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

月闇投昔人為誡鄰藩贈藥有可虚懷㕘驛輕郵側望歸箇　邵陵王蕭綸與元帝書曰先朝以聖德治天下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弟弘識遠鑒無俟傍説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謂吞冰療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謂藩屏盤固宗鎮強㕘若自相魚肉是為代景行師昔廉藺二虎且猶不鬬況弟與湘雍方湏協力唯親唯急萬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思久遠

安卧積薪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冀聽識一聞斯悟　丘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智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慄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

軍獨無情哉　增唐高祖荅李密書曰頃者昆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膴膴周原僵屍满路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

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未面靈襟
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横深慎垂堂勉兹鴻業
河東縣户曹任瓌説高祖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
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
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文吏必望塵請服然後
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　記
室薛收言於秦王曰王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
之兵皆江淮精鋭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

我所恃求戰不得守則難久竇建德親率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勵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　秦王報竇建德書曰趙魏之地久為我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

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矛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岑文本説趙郡王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跂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蕭銑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

嚮化之心矣　谷從政說李惟岳曰今海内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為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為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讎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為將與吾擊柝相聞計其聞命疾

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為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為乎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從政惟岳

之舅惟誠惟岳庶凡

吳武陵遺吳元濟書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旦亡破平生親愛連頸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䰟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内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為信臣

然則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斮其脛滑鉞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搏䔥城之險太原乗井陘之隘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絶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

反足下易地而然則嬰兒横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足下尚能挺知幾之烈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為國者不以纎惡蓋大善也且三州至狹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刳塹灌以流潦主將怨

攜士卒崩離生為暗愎之人没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

謝曈説朱温歸唐曰黄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内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　五代周世宗與南唐李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於兹瓜分鼎峙自為聲教各擅蒸黎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

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
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
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
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必不迫
人於險　宋范仲淹荅趙元昊書曰伏以先大王歸嚮
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
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
隆厚始終如一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

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胄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至功也自先大王薨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遂絶

之乃不殺而還一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邪使戰守之人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志士為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仲淹與

招討太尉夏公經畧樞密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
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
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大
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　明太
祖與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書曰鄭仁傑至言足下
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
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
其有能審天時料事幾挺然委身而來者葢其意亦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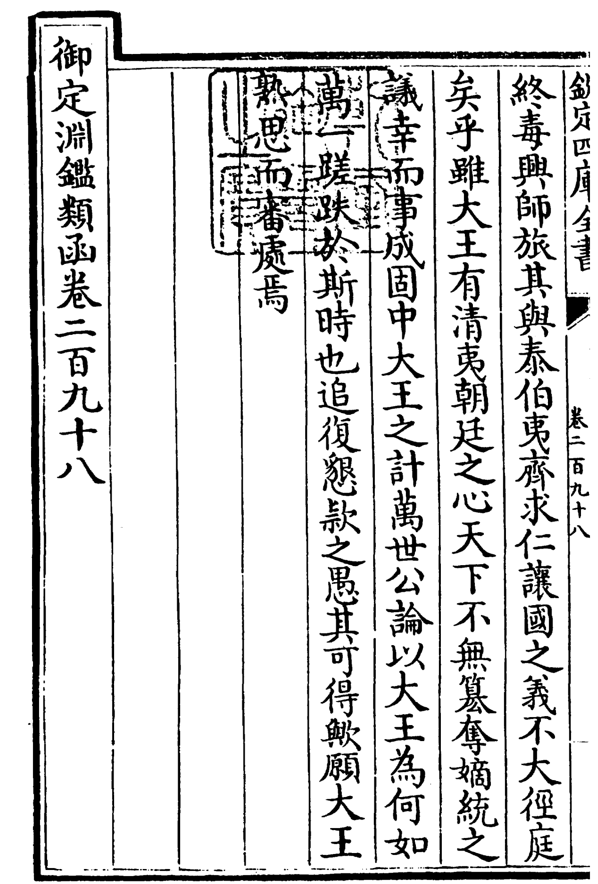
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推赤心以待之隨其材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負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鉝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況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邪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為之計　太祖與元將庫

庫特穆爾書曰閣下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古人朝聘往來不過將道誠意令汪河去而不返是所拘者少所失者大也閣下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畜變於肘腋王信生釁於近郊閣下自以功成安如泰山坐使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所以數遣使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為自矜倘能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

亦可取信天下如其不然我則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衆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又開我南國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高巍為建文帝上書燕王曰巍樗櫟之材遨遊山野經史自娛竊慕魯仲連之為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今大王與朝廷有

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何出在朝諸臣文者智
籌武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
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為逞纎芥之積忿而覆百萬
之生靈豈仁智之為哉昔周公遭流言居東土以俟成
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
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隆於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檄遠
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
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鼂錯為名恐一旦奸

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隙率衆突起而横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況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閒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每念大王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也若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況大喪未



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矣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簒奪嫡統之議幸而事成固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為何如萬一蹉跌於斯時也追復懇款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